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龙虎榜

神女

44

远方出版社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神 女

|法|比尔·路易斯
胡志玲 译



第一部

第一章 克莉西丝

她这时正俯卧在床上，肘弯向前方支着，双腿优美的张开。她一双手托着面颊，一双手以金别针在亚麻绿枕上东一下、西一下，戳出一个相互对称的小洞洞。

她睡醒时已是下午二时，头有些发晕，浑身觉得分外慵懶，索性一直躺在乱成一团的卧床上；不过在这卧床的一侧，分布着她那层层滚浪般的金发。

这一头金发晶亮、浓密，软软的，像动物的裘毛；又是长长的，波涛起伏、绵绵不断，似乎跃动着，因为它渗透了似乎闪着些亮晶晶的光芒；整个的卧姿，宛如浑圆丰满的玉环。这位年轻而有活力的女子，便这样蜷伏在如稀世宝物一样的金羊毛当间，那熠熠的光辉确有几分像金子，亚历山大的神女们便叫出了“克莉西丝”这个名字。

那不是宫里叙利亚女子光滑的发丝，也不是别的亚洲妇女式的染发，更不是埃及姑娘的褐发青丝。那是某一类亚利安种族，即沙漠那一头、加利利地方女子的头发。

“克莉西丝”，她非常喜欢这个称呼。追求他的青年男子像称阿



芙罗狄特一样，昵称之为“克莉赛”，将这写进情诗，早晨伴着玫瑰花女神，一起送到她住所的门前。她呢，并不信仰阿芙罗狄特，不过人家把她比做了女神，自然十分得意。偶尔她也到阿芙罗狄特神殿去一趟，供上几盒香粉、几面青纱巾之类，就像给一般女友送上点小礼物。

她出生在吉涅扎烈特湖畔。那是一个阳光灿烂、沈荫匝地、漫山遍野生长着夹竹桃的国度。每到天黑的时候她的母亲，就来到往耶路撒冷的大路上，等待这个过路客商，随即信步迈进草地，在田园似的静谧中以身相许。在加利利一带人们都很喜欢她。祭司们也很愿意光临她的寓所，因为虔敬神明而又乐施好善？宰祭的羔羊常常送到她的门前；天神的恩惠早已降临她的寓邸。于是，她身子有孕便成了远播四方而又耸人听闻的消息（因为她还没有出嫁）。此时有一位人们敬仰的先知宣称：她将要问世的女儿总有一天将“肩负全民族的财产和信仰”。她不大明白怎么会有这等事，但还是给小宝宝取了“莎拉”这个名字，照希伯来语的意思便是“公主”，这才刹住了蜚短流长的种种闲言碎语。

关于这些，克莉西丝本人一无所知。先知曾告诫：如果对预言当事人泄露天机，那是十分危险。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如何，她不免常常有所思虑。

她对童年没有什么深刻印象，也不很喜欢回首往事。在她心间留存下来的唯感觉，是关于妈妈每天要上大路去的那个时分的事情。宝宝到时候就被孤苦伶仃地锁在小屋里，经历漫长时光的煎熬。这种严厉的管束令她既怕又恨。她清清楚楚记得那扇圆圆的小窗，她能瞥见窗外湖上泛起的涟漪、浓绿色的田野、一碧如洗的晴空，感受到加利利才有的新鲜空气。屋子的四周栽满了粉红色的亚麻和柳。带刺儿的山柑随处伸展它绿油油的枝头，衬映着木本科植物织成的淡淡雾障。小姑娘常在一泓清溪里沐浴嬉戏，随手可以拾



到红嫣嫣的贝壳，它们常常躲藏在开满花朵的夹竹桃之下。水面上是花朵，大草原上也是花朵，漫山遍野绽开的则是大朵大朵的百合花。

那年她才十二岁，便跟着一帮子年轻的骑手：他们是到提尔去，在那里好把象牙脱手；她是在一方水池旁跟他们搭讪上的。他们寻到一些五颜六色的缨子，拿来缀饰长尾骏马。他们随后将她抢到马背上便扬长而去，那光景就如这情景她刚刚发生一样常常出现在她眼前。这使她惊喜交集，脸色吓得煞白煞白。她还记得他们第二次下马小憩的前前后后：那晚的夜色分外清朗，没有一点星星的光亮。

在提尔入城的情景也是难以忘怀的：她坐在由一匹役马驮负的货篮里，排在队伍最前头，用一只手揪牢鬃毛，颇为得意地让赤裸的膝弯半悬着，好像故意向城里女人炫耀她初欢的红血，让红殷殷的细流沿小腿沿下。他们当晚就向埃及出发。跟随着这一帮象牙商贩，她一直来到了亚历山大城的集市上。

两个月之后，他们将她留在原地而去。她拥有了一座白色的小房子，有平台、有小小的圆柱子。她得到一面铜镜、几幅地毯、一块崭新的坐垫，以及一位漂亮的印度女奴。这女奴擅长为名妓梳妆打扮。当天晚上便有另一些男子登门，第二日一批其他的汉子又慕名而来。

她的住所是在亚历山大的最东头，布鲁其昂的希腊小伙子们是不屑与之往来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跟妈妈一样，只能跟旅客商贩交游。她同那些夜宿朝别的情人一般并不重逢。她善于跟这些男人恩爱一番，然后在堕入情网之后赶紧分手。不过她也燃起过缠绵的热恋，几个商队队长居然把货物甩卖个一干二净，在她的小白房里醉生梦死。没过了几宿，他们便吃尽荡光，落得个不名分文。他们的全副家当变成了她的珠宝首饰，被褥细软、高级香水、



绣花长裙,以及四位家奴。

她学会了好几种外国话,同时了解各国的传说、故事。原来是阿叙利的男子向她叙述过杜之与伊希达尔的情史、腓尼基的壮汉对她谈起过阿什托烈同阿多尼的艳遇,希腊群岛上的女郎兴致地向她进还伊斐丝的传说,还教会她一些古怪的抚爱之道(她开头觉得非常新奇,后来却乐此不疲)。她明白阿塔兰代恋爱的办法,以及善吹短笛的处女如何将最壮实的大汉折腾得精疲力竭,一如阿塔兰代之所为。此外,她的女奴用了七年光景,不厌其详地向她传授了帕里勃特拉神女们肉感而繁复的技巧,包括富于变化的种种细节。

爱情如音乐,也是一门技艺,能产生同音乐一样的激情,一样细腻动人,有时还更为炽热。克莉西丝精于此道,熟悉其中奥妙无穷的诀窍,不无理由地自认胜过柏朗戈一筹。柏朗戈者,神殿圣乐之乐师也。

她这样度过了整整七年,并未梦想更幸福、更富于变化的日子。待到她即将满二十周岁的时候,少女就要变为成熟的女子了,她发现一对乳房下面生出了第一道诱人的皱褶。这时,一种远大的抱负油然而生。

某日,她睡醒时已是下午二时,由于过久头有些发晕,浑身觉得分外慵懒,俯卧在眠床上,双腿优美的张开,一双手托着面颊,一只手以长长的金别针,在亚麻绿枕上东一下、西一下,戳出一个个相互对称的小洞洞。

她在凝思。

开头是四个点儿,组成一个方块,方块中央是一个点儿。然后又有四点,形成一个更大的方块。接着,她试着画成一个圆圈儿……,可是不大容易。她不耐烦地乱画一气,叫唤道:

“吉雅拉,吉雅拉!”



那是她的印度女奴，全名应当是“吉雅兰塔吉昌德拉查巴拉”，意思是“如同水面上的月影儿一样流动”。克莉西丝太懒，不愿叫全名。

女奴走向屋内，却在门口伫立，没有把房门关严。

“吉雅拉，昨晚来的人是谁呀？”

“不知道，我没注意是什么人。他英俊吗？我想我大概一直在睡。我太累了，现在是什么也记不得。他几点走的，是今儿清晨吗？”

“太阳刚出就走啦。他留了个话……”

“他留下什么东西？多不多？算了，我不想听这些了。我不在乎这些。他怎么说来着？他走了之后就没有来过人吗？他还会再来吗？把我的手镯拿过来！”

女奴搬来一个珠宝盒子；但克莉西丝却不屑一看，而将手臂高高举起。

“啊，吉雅拉，吉雅拉，……我想干一番不同凡俗的事情。”

“都是不同凡俗呢，”吉雅拉说。“要不然就没什么不同凡俗。日复一日，都差不多哩。”

“不能这样说，从前并不是这样的。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哎呀，那些稍微不同凡俗的男子，该在什么样的眠床上等待他们来临？又该到什么深山老林里去寻觅他们呢？该如何向上天乞求，才能引来能给我一些教益、或者令我忘怀一切的男人呢？吉雅拉哟，假如神只不再愿意下凡，假如他们已经死去，或者或者已经成为七老八十的老头儿，那么难道我也该平庸地死去，而没有遇到一个在我的生平里激起波澜的男子？”

她说着翻身仰卧，将两手的手指扭绞在一起。

“假如真有男子爱我，我觉得自己会不胜欣喜地磨难他，直到他经受不了磨难而死！现在找上门的这些男人实在不值得为之洒泪！何况这也怪我自己哩！是我招来他们的呀，他们又怎会对我钟

神

女



情呢？”

“今天您戴哪一个手镯呀？”女奴问。

“我要把手镯统统戴上。不过你不用管啦，我不需要任何人了。你到门前的台阶上去等着吧，假如有人来，你就说我正同一个情人在一起，一个黑皮肤的奴隶，是我买下的……。你去罢……”

“您不出门吗？”

“要出门的，不过是我一个人出去。我自己来穿戴。我今天不回来啦。你走吧，快走吧！”

她将一条腿挪到地毯上，然后挺直身子，终于起了床。吉雅拉轻轻的退了出去。

她双手反剪在颈背上，在屋里缓缓地踱着步，细心体味着光脚踩在青石板上的清爽感觉。接着她便入浴。

透过浴盆的清水自我欣赏，这在她是一种享乐。她觉得自己此时好像是一只张开口、附着在岸石上的大贝壳。她的肌肤变得光泽细嫩；一双玉腿的曲线映照在泛着蓝色的水光里；她的整个身姿也更加柔软灵巧了；她的两只手和以前毫不相像。整个躯体是这般轻便，以至她支着两根手指就腾起身来啦：她让自己浮游了一会儿，娇弱无力地沉落在大理石浴盆里，一股轻盈的涡流碰了一下她的下颚。水溅进了她的耳朵，就亲吻时个感受到的那般刺激。

入浴的时分是克莉西丝自怜知爱之始：她身体的每一部份都一一成了赞叹的对象，和值得抚爱的缘由。借着那一头秀发和丰满的乳房，她摆出各种娇媚的姿态。有时，她对自己那种无穷无尽的肉欲甚至有更加实际的迁就。任何憩息的处所，就这种细腻从容的满足而言，都达不到如此的佳境。

6 白天就要过去傍晚即将来临：她从浴池里站起身来，如同出水芙蓉，向着门口迈去，在石板地面上留下了亮晶晶足迹。她步履蹒跚，不胜倦怠地敞开大门，接着停下步来，把臂膊伸向门栓，又慢慢



踱回屋里，湿淋淋地站在床边，喝令女奴道：

“快给我擦试呀！”

“那位马拉巴尔女郎手里拿着一大块海绵，将它伸向克莉西丝的金色秀发，发上满是水珠，正滴滴嗒嗒流向她的后背。女奴用海绵将水珠吸干，披散开来，轻轻地抖拍着，又将海绵浸入一只油瓶，然后抚拭着女主人直至她的颈脖，末又以一块毛糙的粗巾擦拂，以至她那娇柔白嫩的肌肤微微泛起红色。

克莉西丝坐进一只大理石的椅子，浑身清凉，身子忍不住微微颤动，喃喃道：

“给我梳妆罢！”

在夕阳余辉的照耀下，那凝重的、似干犹湿的金发宛若早上的太阳闪耀着明媚的光辉。女奴将头发一把抓住，好用力去拧；她将头盘几盘，好像一条金蛇，那女簪倒有些像射在蛇身上的箭矢；她又在头发四围加了一根头带，缠绕了三圈，在这绿色丝绸衬托下，那头金发显得更加美丽。克莉西丝手里拿着一面光亮的铜镜，伸向离女奴较远处，她心不在焉地瞧着女奴深色的手，正在自己浓密的头发上忙忙碌碌，一会儿将发绾弄整齐，一会儿将分岔儿塞进去，像捏兽面雕塑那样修饰着自己的头发。当这都做完以后，吉雅拉跪在主人面前，凑到近处剃去了她微微隆起的肚子下面的细毛，好使情人眼中的她完全像一尊裸露的雕像。

克莉西丝的脸上露出十分庄重的神色，低声道：

“给我搽粉抹脂罢！”

一只驼毛笔，蘸了点儿乌色脂膏，在那细长而美丽的睫毛上面描画起来，好使她幽蓝二眼睛愈发迷人。借着一枝铅笔，干脆俐落的两笔便将眼睛勾画得更大、也格外柔和了；两点鲜艳的绛色，突出了眼睑下的泪点。为了防止脂粉脱落，还得在脸上和胸部抹上石蜡膏：她用一枝柔软的鹅毛笔，浸润了些许铅白，顺着臂膊和颈部



画出了白色的纹迹；又用一枝饱蘸胭脂红的毫笔，将嘴唇和乳头涂成朱色；她的指头刚刚在主人的腮帮上施了一层薄雾也似的红粉，接着便在纤扭的腰部清晰地描出了标志着身腰的三道纹路，又在她的浑圆的臂部勾出两点浅窝，有时这浅窝还富于动态；末了，她拿起一只抹好了粉的皮章子，大致在臂肘上着了色，并给手指抹上了指甲油。至此梳妆打扮整个过程结束了。

于是克丽丝露出满意的微笑，对那印度使女道：

“现在为我歌唱吧！”

她挺胸坐在那张大理石做的安乐椅里。她颈上的簪子在后脑勺上闪耀着金光。她的纤细的双手自然的放置在胸前，换着那令她引以为荣的乳房，涂红了的十指掰开在两肩之间的胸部，一双纤细小巧的脚自然地放置在清凉的石板地上。

吉雅拉倚墙蹲着，心中不禁回荡起印度的情歌：

克莉西丝哟……

她用她那单一没有任何修饰的声音高声咏唱：

克莉西丝哟，你的秀发好比筑在一株树上的蜂巢。温暖的南风
滋润

着它们，吹来了爱之嬉戏的露水和夜间香花湿润的芬芳。

印度姑娘用比较舒缓和柔美的声音继续唱道：

我的头发有如奔腾在平原上的洪流，火红的黄昏随着它滚滚向前随后她们彼此你来我往应和的对唱起来：

你的眼睛宛若没有根茎的睡莲，在池塘的水面上静静躺卧。

我的双眸藏在我的睫毛之下，如同深色枝干掩映着的深沉湖泊。

8

你的朱唇宛若一朵娇艳的鲜花，牝鹿的鲜血染红了它。

我的双唇好似的灼热创伤的伤口……

你的舌头是一柄殷红的匕首，化开了你的红宝石般的嘴巴……



...
我的舌头四周环绕着一圈宝石，因为返照我的朱唇而辉映成赤红。

你的一对玉臂环抱如弓，恰似两颗洁净的象牙，你的腋窝就是大象之嘴。

我的两臂修长，活若百合花的对偶枝极，顶端生长出五指，好像五朵花瓣。

你的双腿丰腴无比好似白色幼象的两点嫩鼻，带动你的玉足恰似红花两朵。

我的双足乃是水上睡莲的两片绿叶，我的大腿有如充满活力睡莲蕾。

你的乳房好比两张银持盾牌，乳头经历过血的洗礼。

我的乳峰是一轮满月，心及那倩影在流水里的映照。

你的肚脐是粉色沙漠里的一口深井，你的下腹便是倚在母亲怀里的羔羊。

我的肚脐有如倒置的酒杯上巧饰着溜圆的明珠，

我的私处恰似树林掩映的一弯明媚的月芽儿。到此处时忽然一段停顿，女奴抬起双手，弯了弯腰身她表示降服。那名妓继续唱道：

好像一朵鲜红的鲜花，甜甜蜜蜜而又芬芳四溢。

她像藏在大海里的水蛇，肢体柔软而蕴含活力，到了夜间便要张口。

她是潮湿的洞穴，又是温暖的宅邸，男人在走向死神时来此暂避。趴倒在地上的使女用低沉的声音接道：

她是令人生畏的。那就是墨杜莎的面孔呀。

吉莉西丝将一双脚踩在那女奴的后颈上，颤抖着说：

“吉雅拉啊……”



夜幕渐渐降临；然而月光皎洁，幽蓝的清光洒满金屋。

赤身裸体的克莉西丝仔细欣赏自己优美的体态，落在她身上的光影是静静不动的，但身子映照在地面的阴影却呈现出深暗的颜色。

她突然从大理石椅上弹起来：

“吉雅拉，别闲扯啦！咱们都想到哪儿去啦！天都这么晚了，我还没出门呢。再过一会儿，在通往灯塔岛的大路上，就又会有一些睡着了的的水手啦。吉雅拉，告诉我：我漂亮么！”

“告诉我，吉雅拉，我今晚是不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漂亮？你知道吗？我可是亚历山大城最美丽的女人啊！那过一会儿将被我斜目相视的男人，他不是将要像一条狗那样尾随着我吗？我不是想要怎么发落就怎么发落他吗？如果我要是高兴的话，就让他做奴隶！我碰上任何一个男人，他都会对我千依百顺听从我的命令，难道不是这样吗？吉雅拉，快给我穿衣服罢！”

她的胳膊上卷着两条银蛇状的长链。在她的脚上，用交叉的皮带将便鞋的鞋底拴牢在她褐色的双腿上。她给自己在温暖的腹部束上了一条年轻姑娘的腰带，那带子自腰以下顺着腹股沟的线条向前微微颤抖；她在耳朵上戴上了圆形的大耳环，手指戴上了戒指和指环；脖子上套着三串项链，串着由帕孕斯寺庙匠人精心雕刻的坠子。

她又这样对镜自顾了一番，陶醉于自己那只佩戴着首饰的赤裸的躯体；然后她从衣箱里取出当初折叠得很好的一块透明的亚麻料子黄布，将它裹在身上，像是披上了衣服。透过这层薄雾般的黄布，可以窥见她身体的一小部分，在衣服上的对称折纹的衬托下，显得神秘，优美而诱人；在这紧身的轻绡下，她的一个肘弯突现出来，而另一只露在外面的臂膀，则提着那长长的衣裙，以使它不沾上一丝沿途的尘土。



她拿起了专用的羽毛折扇，悠然地从家门踱度而出。

吉雅拉独自一人站在门外的台阶上，一只手扶着洁白的墙壁，遥望着克莉丝渐渐远去的背影。

她顺着一家房屋，在水光照耀着的荒凉小街上不紧不慢的扭摆着前进，一个小小而流动的身影随着她的步履也在向前跃动。

神

女



第二章 在亚历山大的长堤上

在亚历山大的长堤上，竖立着一位引声高唱的女歌手。她的身边有两位吹笛子的女郎，坐在白色的护墙上。

I

半人半兽的林神在树林里
追逐腿脚轻健的山林仙女们。
水仙女也被迫跑向山林和谷地。
她们阴郁的眼神里充满惊恐。
林神捉住长发，一如捉羽翼，
撕抓处女们跃动的一对乳峰
并把她们温暖柔美的身推向冰凉的土地
跌落在湿流滚的一片青苔里。
那些半人半仙的姣美的躯体
经受不住苦痛而地伸开她们的四肢……
哦女人哟，爱神让你们呻吟
迸发出又苦又甜的肉欲之音！
吹笛女重复唱道：
爱神厄洛斯，
——厄洛斯！
并伴之以芦笛瑟瑟凄凉之声。



II

西拜尔跑遍了广阔的平原，
寻追那美如天仙的亚提斯，
厄洛斯一箭射中了她的心房
唉，是叫她爱他而非他爱她，
厄洛斯啊，你淘气的小妖怪，
播下仇恨，你方能讨来情债。
越过茫茫草原，越过万顷桑田
西拜尔紧追亚提斯，多么浪漫！
因为好对那傲慢青年苦苦相恋，
便将一股阴森林冰寒的死亡气息
冷冷地吹到了那冤家的血管里。
哦，你这又苦又甜的一腔欲念！
——厄洛斯！

芦笛跟着吹出了尖啸的曲调。

III

长着山羊腿的家伙跑到了大河边
穷追不舍泉水的女儿西琳克丝，
苍白的厄洛斯偏爱酸涩的眼泪，
顺便将她亲吻：来了个嘴对嘴；
那溺水的处女影形柔弱又单脆，
她像芦苇一样在漂在水上岌岌可危；
不过厄洛斯主宰着人世和仙境，
就连死亡之神也要敬他三分，
花从那水波盈盈的墓地上采集，
采来所有的水草做成管管长笛……
哦女人哟，一个亡灵在此哭泣，



哭的是又苦又甜的欲念无穷极！

当笛子继续奏出最后一句诗悠缓的曲调时，那歌女向四周已成一圈的路人伸手乞讨，募集到四个奥波尔，于是忙将它们塞进鞋里。

不知不觉地，没完没了的人群走动起来，人们也惊讶的发觉自己和大家逐渐聚集，又自己观看自己走动。脚步的声音和鼎沸的人声甚至盖过海浪拍岸的涛声。一些水手正弯肩隆背，驾着小船向这边荡来。卖水果的女孩，怀抱着满满的水果篮走过。几名乞丐伸出颤巍巍的手向人要饭。一群驴子，背驮着装得满满的羊皮袋，在驴夫棍棒驱赶下缓缓朝前走。不守时间已到了夕阳西下，闲散着比有事可做都的人数更加众多，此刻正挤满了长堤。他们东一处西一处地聚集成群，女人们则在他们当间游荡。传来人们彼此打招呼的声音。青年人瞧着哲学家们，而哲学家们又仔细端详着的妓女们。

这些妓女有各种各样，属于不同的阶层，从披纱着靴的名流到赤足而行的穷光蛋，应有尽有。贫贱的姿色并不逊人一筹，只不过机不逢时命运不好而已。至于贤者的注意力，反倒凝聚在那些天生丽质、无须巧饰者的身上。这时正当阿芙罗狄时节的前夕，这些女人尽可自由选择与自己最为相宜的服饰，尤其那些年轻的女妓青春年少的几位，竟放胆一丝不挂地来到。但她们的赤身露体并未招致任何人讨嫌；因为假如她们身上的任何幽微之处或会授人以柄、引起已婚娘姨们的讥消，那她们就不会如此一丝不挂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自己的身姿。

“屈斐拉！屈斐拉！”

14 一位看上去喜气洋洋的年轻妓女推开几位过路的行人，向这处的一个同行朋友招呼边走过去。

“屈斐拉，你收到请柬了吗？”

“上哪家去的请柬呀，赛卓？”



“上芭奇丝家去。”

“还没有收到。她请吃晚饭吗？”

“晚饭？亲爱的，是盛宴哩。她要在过节的第二天解放她们最美丽的奴隶阿芙罗狄西娅。”

“到底是么，她终于明白过来，人家是看上了她的女仆才上她家去哩。”

“我想她并不是这么想的。这个是码头上的船主谢勒斯的灵机一动。他想以十个米那买下那姑娘，芭奇丝不干。二十个米娜，她还是没有同意。”

“她疯啦！”

“有什么办法？她早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想有一个解放了的奴隶。何况她这么讨价还价是在理的。谢勒斯准备付三十五米那；那姑娘就是他的了。”

“三十五米那？等于三千五百德拉克马呀？三千五百德拉克马买一个黑姑娘！”

“她可是白人的女儿！”

“她母亲是黑人呢。”

“芭奇丝说了钱少了不卖；而那个谢勒斯老头儿一往情深，居然答应下来。”

“那么老头儿呢，他起码应当是座上客罗？”

“没有的事！阿芙罗狄西娅被当作最后一道菜，在果品之后。人人都可以占有她，要到第二天才能归谢勒斯所有。不过我担心她会不会累得精疲力竭……”

“别可怜她！她那老头准有机会恢复元气。赛卓，我可是了解他的。我在一旁瞧着他酣睡过。”

她俩一起把谢勒斯取笑了一番，然后又彼此恭维了起来。

“你身上的裙子可真漂亮”：赛卓开口道。“上面的花是你请人